### 圆桌派第一季第三集 母女

**嘉宾：窦文涛，周轶君，马家辉，黄佟佟**

**窦文涛：**瞧瞧啊，多像那个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开始的那个，唉，你把我这香都吹歪了。

**马家辉：**我每次从小到老，我都忍不住一看到有人点火柴，我就吹了。

**周轶君：**又不是过生日。

**窦文涛：**流氓大叔煞风景，流氓大叔从来煞风景，（马家辉：再来再来）你看我给你创造的这个环境，啊，这个姑娘，对吧？这个姑娘她是我的朋友的这个茶馆的服务员啊，谢谢你啊，姑娘。

这个我们先得把它点着了。

**周轶君：**紧张了，紧张了。

**窦文涛：**你瞧我给你创造的环境，窗外雨声潺潺，今天香港是三号风球吧，然后呢，室内沉香袅袅。

**周轶君：**喂，这真是沉香啊。

窦文涛：沉香做成的这个线香，这得对得起咱们这个《圆桌派》啊，这个节目现在也算是上线了是吧，这反响那就是非常的，这个不太好说，是吧，反正就是他们讲了，这个各位网友啊，对我们呢，这个他们对我们有很多要求，说你们请谁谁谁啊，你们应该谈什么话题啊，包括对我们聊的事都有意见，大家记得啊可以在这个“看理想视频”的微博底下留言，比如说你想让我们请谁？什么都可以提一提，斯皮尔伯格啊，姜文啊，范冰冰啊，胡歌，对吧。你尽管说，想请谁请谁，我们，来不来在人家，对吧。

**马家辉：**你请谁我不管，最重要是不能不请我，所以你做对了这个节目的第一件事情。

**窦文涛：**你是咱们，但是你是第三集才出现。不过，这个我们吸取了前两节的教训，前两集啊就是四根老干葱，都是男的，人家这玩意儿不行，所以我今天决定纠纠偏，你看两男两女，而且呢壁垒分明，两个直男癌对两个直女癌。

**周轶君：**我们俩是直女癌吗？已经形成阵线了。

**窦文涛：**他说我是直男癌，那我就得说你是直女癌。

**黄佟佟：**有点儿啊，我感觉啊，我们将来可能会火花四溅。

**窦文涛：**不，这个我们辨析过，我呢是有点直男，但没到癌的程度（黄佟佟：确实），所以我给我的自我评价是直男炎，他是癌了。

**马家辉：**而且是末期。

**黄佟佟：**难怪你瘦了，我发现。

**窦文涛：**佟佟，你特别了解这个女性的心理，我上次提出一问题，我们通常觉得其实说男的阳刚，我现在经常觉得我们男的怂的不得了，这个反倒是女的，你看往往啊，比如说咱就说出轨啊，往往这个女的跟谁出轨啊，我不知道别的男的，我周围很多男朋友那个倾向是什么呢，他有可能的话他不会想见到那个男的，但是偏偏我见到我身边一些闺蜜啊，一些女孩子，她好像就是较劲儿，就是说我偏要看看我老公找谁了，她好像不怕见面，这让我觉得你们心理素质比我强多了。

**黄佟佟：**因为女人不怕比啊。

**窦文涛：**男人怕挨打，是吗？

**黄佟佟：**男人比较怕比。

**窦文涛：**女人不是不怕比，而是就爱比。

**周轶君：**对，就非得要比一比。

**黄佟佟：**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何必呢？

**周轶君：**因为我觉得女人是不比不死心，而且女人的比其实，你就觉得从童话故事就开始，那个就是白雪公主他那个后妈，也算他妈了吧，天天就照镜子，谁最美啊，其实就要比谁最美，而且女的比如说要见面吧，其实她比的条件是相当局限的，就想比这人是不是比我漂亮，甚至于我听到的一些，就是说女的，就是我周围的一些女的朋友，如果她婚姻当中有挫折或者关系有挫折，很奇怪的，她第一个先怪自己，觉得自觉得自己就不够性感，或者说在那方面怎么，我觉得非常奇怪，我说你为什么想这个方面呢？她说一定是这样，可是我不知道，可能男的还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理由。

**窦文涛：**诶，但是你说我也听这女孩说，女人们在一起就爱比，但是我又很纳闷啊，就是说女的都觉得自己挺好看的，她这个比，她脑子里有一个客观吗？就是她会意识到自己比输了吗？

**黄佟佟：**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文化里面的东西吧，就是因为你几千年以来男权文化，男性文化下来，他是在怂恿女性，在这种外貌啊、体貌上去比较，去争夺男人的宠爱，通常它是倾向于让男性去在外面竞争，所以男性会觉得这个去跟一个男人、另外一个男人这样比，一方面是很丢脸，那这个方面很丢脸，另外一个方面他其实还是很胆怯，但是整个文化是怂恿女性去比的、女性去争宠的，我就听说过那个你们香港那个大刘，那个刘銮雄。

**窦文涛：**，刘銮雄。

**黄佟佟：**对，刘銮雄。

**马家辉：**我们的偶像。

**黄佟佟：**对，你们的偶像，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的情人说，虽然在这么撕得这么厉害，但是私下会说，就是大刘是喜欢我们这样的，对。

**众人：**哎哟。

**黄佟佟：**他喜欢我们这样，就是为他争风吃醋。

**窦文涛：**我跟你说这还真是真的是，要不说这心理素质，但不但没法跟女的比，有的男的咱也没法比，你说这个我想起毕加索，毕加索最有名的嘛，就是两个，他在那爬梯子上，在画室里画画，有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，另一个情人来了，说，你说你到底要谁，毕加索梯子都不下啊，就说你们打吧，两个女的都打得，（黄佟佟：就是谁赢了，我归谁），打得，毕加索就在这儿，画他的世界名著。

**周轶君：**对，他的缪斯是最重要的。

**窦文涛：**你知道毕加索挺狠的，我就觉得他说过话，我们中国男人不可能这么去想问题，他要控制这个女人，他说我怎么样让这个女人不离开我，生孩子，毕加索的经验就是说，生一个我就捆住她，生一个他就离不开我，所以毕加索就是，她愿意就生吧，生吧，生了你都离不开，而且你看毕加索还有一个就是，他有一个老婆就讲，就是毕加索这种存有欲能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他一个衣服，不穿的那个烂衣服永远不扔，然后有一次他老婆就把那衣服他一个工作服就送给一个园丁，结果毕加索一进去，，一回家一进门看着这园丁回去跟他老婆去大发雷霆，就是你想他，其实这不是说是吝啬，这是一种那种非常强的占有欲。

**周轶君：**对，他而且连他那个画室，就是说他从来都不整理，他东西堆满了就关上，我再开一间，就是那个我原来有的这些痕迹，他都得在，我觉得他是那种，就是处处要留下他的这个痕迹，包括在人身上。

**窦文涛：**，所以呢，我就说这个占有欲，今天咱们就是讲讲跟这个有关，哎，彤彤，你看我看你的文章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有时候看到这个女人写女写女人，她有一种让我们男人觉得，哎哟，这个看得，这个小针眼里，那眼睛都看得到那种感觉，那一天我就看你写这个张靓颖嘛，咱们就今天说说这个母女，这也是当今社会一大主题。你那天写张靓颖，你觉得打脸不打脸，那天你也不是还，我记得你文章里有一句话，她就说这一场母女对母女对决惨烈到什么程度，这将是她们，大概意思是她们这一辈子都很难化解的这个冤屈、伤痕，对吧，可是第二天呐，是不是，在一块照相。

**黄佟佟：**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
**窦文涛：**什么情况？

**黄佟佟：**你有没有看到她们脸上的表情呢，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她们脸上的表情呢？诛心论啊

**窦文涛：**你观察观察。

**黄佟佟：**我觉得他妈妈脸上的表情就很尴尬，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当场他们那个粉丝和她妈的脸色都不是很好。

**窦文涛：**那你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**黄佟佟：**我觉得就是爱面子吧，中国人爱面子，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

**周轶君：**那她爱面子，当时当初何必爆给大家呢？

**黄佟佟：**我觉得当初是因为他母亲是在这场战争里面，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，就是第一她经济上要依赖她的女儿，第二她就是在人脉方面她又无法跟她的女儿相比，她唯一，我觉得她唯一能够跟她女儿相比的就是，她可以用舆论去影响她，因为她女儿是个名人嘛，所以我觉得她找到了她的命门，然后把这个命门一打开，她就发现她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，就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我没有这种母女的这种体验啊，我就问一个二愣子的问题啊，你觉得母亲和女儿之间，也是两个女人对吧？母亲会嫉妒女儿吗？

**黄佟佟：**也会的，会的。

**周轶君：**如果不是亲妈的话。

**黄佟佟：**不是不是。

**窦文涛：**就是亲妈。

**黄佟佟：**你看张爱玲的妈妈跟她，跟张爱玲就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女人她生下女儿之后，有一种女性的母性比较重，她就特别特别爱自己的孩子，然后有一种女人的妻性比较重，妻性就是老婆的那个，那一部分比较重，她的重心仍然还是在她自己的情感，她去吸引男人，所以其实女人还是分成两类，那么分成两两类，比如说妻性比较重的那一部分呢，她有可能是属于冷漠对待小孩，她就是对她小孩一点都不关心，还有一种是属于一种我觉得是凌辱行的，就是她会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纸牌屋》，《纸牌屋》里那个第四季里面就是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妈，叫做黑尔夫人，她黑尔夫人就是她临死了，她女儿跑过去找她，她还说你是来搞我的遗产的吗？

**（纸牌屋》第四季片段）**

**周轶君：**当然，可是最后因为就是她以自己的死，帮了她女儿了。

**黄佟佟：**是，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一种妈妈她是永远在跟女儿比较，我比你美，我的腰比你细，我比你更吸引你父亲，就是我觉得有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句台词，就是黑尔夫人有一句台词就是说，你看你爸爸有一些事情是不会告诉你的，他只会告诉我，你不觉得这句这句话很有意思吗？

**窦文涛：**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张爱玲，张爱玲，家辉是张爱玲专家了，家辉有张爱玲的手稿代售，通过《圆桌派》，她妈妈跟你是本家，都姓黄（黄佟佟：对对对），而且你想就是我那天看着一个就是说张爱玲这是真实的事情，就是好像她这个从小喜欢她妈妈漂亮，她妈妈穿得，口红擦得也好，衣服也穿得成熟，她喜欢，但是她从小还不是跟妈妈长大，后来她去找他亲妈去了，在香港。

**周轶君：**她四岁以前，是妈妈带大的

**窦文涛：**对，但是到最后她就是离开她妈妈了，但是后来她又到香港，她在香港上大学，然后有一个老师对她挺好，你记得吗？老师给了她800块钱，然后她就把这800块钱呢，给了她的妈妈，据说她妈妈当年就住在浅水湾酒店，然后他妈妈把这钱放在这儿一看，哦，这女儿孝敬我，女儿说是老师给她的，她妈妈当时就问，哎，这老师对你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大概意思，然后好像她妈妈就把这800块钱赌输了（周轶君：对对对），赌输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张爱玲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她会产生多么深的这种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她觉得我的老师给我这样一个肯定，我把钱给你，你就这样随便的对待，给我赌输了，于是后来她产生一个想法，就是她要还她妈妈钱，他妈妈比如说，你看就像今天中国妈妈，说我从小为你付出了多少，这个那个，张爱玲真有点像，那哪吒的那种，拆骨还父拆肉还母。

**马家辉：**没有，假如你说张爱玲跟她妈妈，我们看《小团圆》，假如《小团圆》，当然是小说，里面假如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时候，有人研究《小团圆》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，第一个原来张爱玲跟她妈妈的恨不如想象中的深，因为到后来她是和解了，她和解不是跟她讲和的意思，就是将来您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，特别她经过湖胡兰成那一段等等，她理解了，其实有一点出现在不管是不是张爱玲的身上，都是怎么呢？当女人到了一个年龄，都像她妈妈，她的想法理解了。

**周轶君：**你说的太对了，说的非常对

**马家辉：**不仅是她的造型，她的想法，她的观点，原来她妈妈当年为什么那么的，小妹妹乖，

**窦文涛：**好像不是看着小妹妹的脸说她乖，看哪儿呢？看哪儿呢？

**马家辉：**我看她名字嘛。。

**窦文涛：**老婆在旁边，老婆在旁边呢。

**马家辉：**我不是叫她出去买烟了吗？然后不仅是说身体造形像，而且说更是说她知道好多女性到了一个年龄，明白妈妈为什么年轻的时候，或者说自己小时候，妈妈以前那么有嫉妒心，那么有占有欲，那么没有安全感，因为那个女性自己也受了伤害，经历过。

那另外一个呢，《小团圆》让我们看到了，原来张爱玲跟她姑姑的关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，这很好玩的，原来她跟她妈妈不是想象中那么差，不是跟她姑姑想象中这么好，反正只要女人一聚在一起，就麻烦多了。

**周轶君：**对，我就觉得这些有些东西，是外人的想象，所以我在想就是你刚才说到，就是女的有的是妻性重，有的是母性重，因为我自己当妈妈，我就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分得那么清楚，或者说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过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看我女儿，当然她才三岁多，我不会嫉妒她，但是我会羡慕她有些事情，但另外一方面跟我自己的妈妈，我就会觉得有一个阶段，我会非常不喜欢我妈妈的某一个部分，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，我就会觉得她从小因为对我很严厉嘛，就真的会打。

**黄佟佟：**我们那一代都打。

**窦文涛：**妈妈打女儿。

**周轶君：打，**打到尺断掉这样子。

**窦文涛：**哎哟

**马家辉：**你太坏了，表示你太坏了。

**周轶君：**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很正常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当时就发誓说我将来有小孩了，我一定不会打我的小孩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就像他说的就是跟妈妈会那种循环，我到那个时候我骂我女儿的那个话做出来的动作，包括我自己的声音，我都会觉得会，我怎么越来越像我妈，就某一个时刻你做出来的那个动作，整体都是回到了你原来最痛恨的那个时刻。

**窦文涛：**所以我们讲，娶媳妇你要想知道你媳妇什么样，你就看丈母娘，你就看他妈。

**周轶君：**但也是有循环上升，会有演变，我自己会意识到，但同时当你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挣不脱这个枷锁的时候，其实也恰恰是你和你母亲和解的时候，我会忽然理解了她的不快乐，她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

**窦文涛：**你知道我刚才讲张爱玲吗？你讲这个《小团圆》里头，张爱玲经常能写到人与人之间这种尴尬处，比如说她跟胡兰成好的时候，就说胡兰成提一皮箱钱放在她那儿，其实到后来呢，这个胡兰成老是这个找，东边西边找借口，好像言外之意要把这个钱拿走，或者胡兰成逃难的时候就想要这个钱，张爱玲能够说，我去你逃难的地方去看你，甚至你胡兰成找了别的女人，我去给你哭哭啼啼，张爱玲都没把这箱子钱还给胡兰成，到最后她就是留着这个钱，终于有一天，那是不是叫扬眉吐气，咣叽，就还给她妈了，立马她妈就哭了，她妈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女儿在多年之后，向母亲的这么一种，这叫什么呢？

**黄佟佟：**示威。

**窦文涛：**示威，然后必将把妈妈击溃，就是完全击溃，最后这钱也没要，但是就是她觉得我还你了，你不是说你都是付出了吗？所以

**周轶君：她**妈妈最后也想见她一面（窦文涛：对），但是张爱玲就以为是管她要钱，就也没见上那一面，然后

**黄佟佟：**还是后来她妈妈死了，就给她寄了两个玉瓶，然后张爱玲接到这个玉瓶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，你看上一代人防我们像防贼似的，以前都不给我们，就是她也是那种冷冷的那种语调，我有时候觉得就是，这种结是结下了，可是要解起来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

**马家辉：**那位女作家张爱玲，还有其他女作家。

**黄佟佟：**你没有发现吗？所有的母女关系是女作家之所以成为女作家的一个原因。

**马家辉：**不一定了。

**窦文涛：**是因为他妈妈。

**黄佟佟：**我觉得大部分的母女关系都不太好。

**马家辉：**没有，当然你说很难说好不好，因为每一段不管你是不是做作家，你成长跟两代之间总有冲突，重点是作家她会写出来，写出那种感觉，因为说张爱玲跟她妈妈，让我想起一位台湾女作家，有一篇文章，她也是一个学者，有一篇文章大概标题是叫做《第五十七页》，什么意思呢？Ok，她以前可能写很多文章，里面当然也有抱怨过妈妈，就像你说，妈妈怎么打我，怎么凶怎么严厉，对妈妈也有很刻薄的评语，然后呢，后来她妈妈老去了，她妈妈生病了，住在医院，然后她发现她妈妈在看她的书，然后她就很担心很担心，很担心，不晓得她看到第几页，那个难过，但她又不想，一方面很高兴她母亲看她的书，在病院里面，好像临终还透过她的散文来了解这个女儿，可是她又怕她妈妈，看到她骂她的讽刺她的地方，那后来她母亲呢就去世了，就在医院，然后她去医院收拾她母亲的遗物，然后看到那个书就看到那个折页，原来她妈妈是有看到那一页，可能她整个人就崩溃了，因为她想象不了，她妈妈看到那一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，然后她后悔，她非常非常惭愧，自己有笔在手，就像你们写作的人，媒体的人，对不对，那是权利啊，那怎么会我那么用那个权利来鞭挞一个老人家，老太太，她已经完全老了，没办法再打她了嘛，没有还手的能力，我用我的语言来这样骂我妈妈呢，她后来内疚了几十年，那个非常感人的故事。

**窦文涛：**还有一种就是，是你文章里提到的嘛，就是说那个《黑天鹅》，那个电影，对吧，那种母女之间咱们觉得特畸形的一种关系，你可以看一段，可以看一段。

**（观看《黑天鹅》电影片段）**

**窦文涛：**哎哟，你看看他妈妈这个脸。

**周轶君：**对，做母亲最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知道女儿心里在想什么（窦文涛：是吗？）你看当那个女儿回答她nothing，没什么没什么的时候，就是她妈妈最崩溃的时候。

**黄佟佟：**没有没有，这个里面讲的是，她母亲说我是因为生了你毁了我的事业。

**周轶君：对，**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

**黄佟佟：**对对对，我觉得她最不能忍受的是，她女儿对她的藐视，就是女儿其实到后面的意思是，你有什么事业。

**窦文涛：**那我问你们，你说这个母亲，就中国式的一般的母亲，她是希望女儿走自己的老路呢，还是不走自己的老路呢？

**黄佟佟：**我觉得走不走自己的老路，中国母亲最可怕的一点是控制，就是包括这个戏里面就是严重的控制，就是你是我生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你所有的我都要控制，这个控制是本能。

**周轶君：**这个控制是本能，但是就是说，但你得控制自己的控制欲。

**窦文涛：**为什么控制？

**黄佟佟：**因为在中国人的这个深层的文化结构里啊，中国人认为孩子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是属于我的一个物体，但是呢，在国外，国外因为基督教的原因，大家就都觉得这个孩子是上帝交付给我的，就是我代管这十几年，然后他还是要给社会的，但是中国人的有那种深层的结构里面，他认为孩子是我的，是我家的，是属于我的，是我的财产，我可以任意的处置，包括她为什么能打，打的那么狠，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啊，不打白不打，下雨天，对吧？

**窦文涛：**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嘉宾，叫杨早的，前两天我看他也写一个张靓颖母女的这个事，他就说呢，他说这个曾经有一个说法，觉得好像中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强，这个咱们倒都没看得出来，是吧，我觉得美国人家庭观念也强，但是后来他讲费孝通当年的一个说法，实际上是乡土社会和非乡土社会，乡土社会，咱们当年都是农民嘛，对吗，乡土社会表现出代际关系为核心。

**黄佟佟：**对对对。

**窦文涛：**母亲和女儿这个这个最对核心是核心，但是西方这种非乡土性的关系，夫妻俩是，咱们俩是最大的这个核心，你知道前一阵我碰见一个，我们的一个朋友，也是个文艺界的人士，他呢就再婚了，然后他前妻生的儿子要这个结婚，他就跟我说他跟他儿子较劲，他就说他说他儿子就是说结婚他要按说让他去，他说但是他不尊重我这个后娶的妻子，大概因为当年受过伤吧，然后这位老爸，我发现他想得明白，他倒真不像中国这乡土社会的，他说，哎，他刚刚信了这个基督教，他说哥们儿现在信上帝了，就是信上帝了，上帝说爱就是一切，是吧？什么爱，他就是说你儿子跟我再亲，我老了，跟我过的不是你，而是你后妈，所以你要不尊重我今天的妻子，嗨，我还就不参加你的婚礼，你看他是这么一种观念。

**周轶君：**对，我觉得但是你说这个控制、这种代际什么也好，其实我觉得做父母的本性里面，不管是中外其实都有的，但你怎么一个控制或者一个社会赋予你的这种规则是什么，就我前两天也是在香港去参加一个婚礼，是一个香港女孩跟一个德国男生，他们俩交往大概有快10年了，就也一直没结婚，然后我碰到他，就是这个德国男孩的这个父母，我说那你今天应该特别高高高兴吧，他俩终于结婚了，然后他爸说，i hold my tongue,说我十年了，就是咬着我的舌头，我不敢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，就是他心里也憋着，但是他们的规则就是告诉你，你不能问，你不能逼婚？

**马家辉：**没有，这种控制这个，其实用回那个社会一种情调来打比喻，叫什么个人主义，你毕竟在我们说西方，非东方社会，个人主义嘛，个人主义基本上，所以那个你如何，你不控制自己这种占有欲，基本上你是不对的，在法律上当然可能违法，这算在道德上你是不对的，你侵犯了别人的那个行动的主权，那个人主义这个东西当然相对在亚洲，一些东方社会比较薄弱，还有假如我们只看女性的话，我们要替女人说一句话，不是说什么女性母性，当然那个基因我觉得是有了，母性，因为整个社会相对还是对女性不公道，当女性在社会上面，在work place，在工作场所，在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受到威胁的时候，甚至于相对没有权利的时候，她当然要对她身边能够掌握的东西、的人，不是你是女儿，是儿子，是老公，还是这个那个，都要拥有嘛，占有嘛、控制嘛，紧紧的抓住，她没有安全感，可是我们能够empower,能够赋权给她们女人权利的话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变了，不需要谈什么几千年的深层结构，

**窦文涛：**你知道我见一个，就是我早年间，多年以前了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，（黄佟佟：好多）这位八卦记者，就是有一个，我就在她身上看到一种母亲，就是这个母亲吧，也特年轻，但是她觉得她女儿好像是她的一面旗帜，她女儿，你知道她女儿就是说，就是说你带我走吧，你带我走，她说我只是想离开我的母亲，她女儿急于想嫁人的目的就是不跟母亲在一起住，就是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接不住，现在我是接盘侠了，那时候接不住，真接不住，就是说因为母亲一大堆条件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她这个女儿跟她这妈妈，她妈妈到哪儿都要带着她的女儿去，逛街，我能体会那种心理，你看我女儿多好看。

**周轶君：**反过来我在中国，还看到一种情况，我觉得是那个孩子也离不开妈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我见过有一些明星，好大的明星了，国际明星，那个经纪人就是他妈，你见过这种情况吗？然后我有一次，就是很偶然的机会，就是要去采访一个，还不是去采访，就是跟他见面，一个我就不说名字了，然后要有人弄灯光，有人弄什么，或者是就是跟谁联系，没有人，就是他妈妈，然后他妈妈就是浑身全是那个名牌，但是她也不知道怎么，其实不太知道跟媒体聊天的，但是她起的作用就是说，家里人特别的可信，什么都是我包办我儿子，就是这样。

**窦文涛：**哦，但是你要不这样呢，那个妈就冲着冯珂发威了，是吧，你的经济，你的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

**马家辉：**有时候我不晓得，我还蛮喜欢我丈母娘的，当然我丈母娘去世了，表忠心，有时候，不是，是真的，因为有时候跟我太太闹矛盾冲突的时候，我就说她，怎么你不像你妈？因为我丈母娘很豪气的，大姐大，喝酒、赌钱、吃肉，那时候在世的时候，经常说家辉啊，来来来赌两把，喝酒喝酒，要喝到醉，不醉无归，有时候我会嫌我太太，太安静了，不陪我喝酒赌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真希望，我太太多一点像她妈妈。

**窦文涛：**你放心，按照咱们刚才推到的规规律，她早晚会像她妈妈的，。

**周轶君：**变得你都认不出来。

**窦文涛：**你的好日子会到头的。

**马家辉：**是吗？

**窦文涛：**好，到点儿。